



· 学术探讨 ·

蒙古族传统药的分类与命名系统的初步研究

布日额

(内蒙古民族大学 蒙医学院, 内蒙古 通辽 028041)

[摘要] 以传统药知识系统与传统药知识及其内在联系为主要理论依据,通过分析当前蒙古族传统药的分类与命名方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蒙古族传统药分类与命名系统。

[关键词] 民族药;分类;命名

传统药是指人类世代相传、具有传统文化特点、用于防病治病的所有物质的总称。任何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及传统文化,为了民族的生存繁衍,必须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经过漫长的岁月而积累了丰富的防病治病经验,逐步形成了民族医药传统,成为各自的民族医药学^[1]。如“中药”、“中草药”、“草药”、“民族药”、“民间药”、“蒙药”、“苗族药”等等各种类型的名称,对各民族传统药的分类与命名较为混乱,给我国传药的研究、开发、交流、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建立一个科学而实用的传统药分类与命名系统是十分必要的。

1 传统药知识系统与传统药知识

传统药的研究主要采用医学人类学(medical anthropology)或民族医学(ethno medicine)、民族药理学(ethnopharmacology)和药用民族植物学(medical ethnobotany)的方法^[2]。医学人类学的研究强调疾病的社会和象征方面,也关注非西方的医学体系中有关医疗问题的信念和实践^[3]。民族药理学侧重于对传统药物的普通化学和药理学分析。药用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包括对传统药用植物的鉴别和药用植物民间分类系统的调查。传统药用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编目(ethnobotanical inventory)主要采用访谈、证据标本采集与鉴定、一定区域内药用植物的调查或药材市场的调查等方法。我国各民族的传统药知识包括:传统药知识系统(traditional medical knowledge system),即那些有文字记载、有古典医学文献可循、有传统的医学教育制度并已形成本民族医药理论体系的民族传统药,如中医药、阿育吠陀医药(Ayurvedic medicine)、尤纳里医药(Unani medicine),包括中医药、藏医药、蒙医药、维吾尔医药和傣医药等。传统药知识(traditional medical knowledge)是指无文字记载,依靠“口传手授”方式传承,还没有形成或未能整理出其本民族医药理论体系的传统药。

我国许多少数民族传统药源于此类。萨满教传统知识(traditional Shamanic medicine),指巫医结合的传统医药知识,我国的鄂温克、鄂伦春、拉祜、基诺、羌、蒙古族等民族的传统医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萨满教医药特征^[4]。传统药知识系统与传统药知识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传统药知识系统是历代人们对传统药知识进行挖掘、整理、继承和提高的结果,传统药知识是形成传统药知识系统最根本的基础,它们是一个过程中的2个不同阶段,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某一民族的传统药知识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上升而形成本民族的医药学理论,或通过深入研究而发现和归纳其理论体系,这一民族也就有了传统药知识系统。对已有本民族传统系统的民族来讲,由于一方面历代人们的挖掘和整理并不很完美而民族民间仍有丰富的传统药知识;另一方面,随着人与传统药基原之间相互作用的延续和深入,人们将不断充实和丰富已有的传统药知识系统。

2 蒙古族传统药的分类

我国学者对传统药的传统分类和命名是按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分为“中药”(中草药)和“民族药”,把“民族药”再按不同民族进行分类,用民族的名称加以区别。这样分类易出现概念上的混乱,尤其是外国学者。因为我们把“中药”译成“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中草药”译成“Chinese herbal medicine”,“民族药”译成“ethnomedicine”等。这里就出现了逻辑上的相互矛盾。既然是“中国的”(Chinese),为什么不包括中国的其他55个民族?汉族也是中国的一个民族,为什么“民族药”却不包括汉族传统药?当然,这些名称的出现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地理的种种因素为背景,是历史的产物。

蒙古民族早已形成了本民族的医学理论体系(有文字记载),对传统药所采用的分类与命名同国外的并不完全一致。一方面,蒙医药研究工作尚未把我国各民族的传统药作为一个整体去分析;另一方面,对蒙古族传统药的性质,在认识上也有误区,绝大多数人认为“蒙药”就是蒙古族传统使用的药物。虽然蒙药是国家早已承认的四大少数民族传统药之一,

[稿件编号] 20101209002

[通信作者] 布日额,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蒙药与方剂学,Tel:(0475)8314242,E-mail:burie47@sohu.com



但蒙古族所使用的任何一种传统药不一定都能在临床上使用。应如何区分和命名已收载于国家药典和自治区蒙药材标准的蒙古族传统药与那些还没有收入国家药典和自治区蒙药材标准但仍在蒙古族民间使用的传统药的问题。

经过探讨传统药知识系统与传统药知识的关系,认为蒙古族传统药的分类与命名应考虑我国其他各民族的传统药,在整体上可称为“中国传统药”(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依被收载于《中国药典》或自治区蒙药材标准为依据,分为“蒙药”(Mongolian medicine)与“蒙民间药”(Mongolia folk medicine)。

3 蒙古族传统药的命名

3.1 蒙古族传统药名的基本结构

蒙古族传统药名多数由1~2个词构成,还有一部分的名称是由3个词组成的。由2~3个词构成的药名,在词与词之间有着修饰和被修饰的关系,除了用“in”,“on”,“no”等助词来构成词组或复合词以外,还使用修饰词的所有格形式来修饰以及用名词修饰名词等。

3.1.1 由蒙古语单词构成的药名 药名由1个蒙古语词构成,是一个语义单元。它们多数没有其他词义,在蒙古语言中只用作药名的专有名词。如 gexigune(大黄)、ximeldeg(叉分蓼)、bonga(草乌)、anar(石榴)等。

3.1.2 由蒙古语词组和复合词构成的药名 由2~3个蒙古语词汇构成的药名在命名词汇的使用上有所不同。构成药名的词汇有专有名词、表示基原的生活型和经济型的词汇以及其他的普通词汇。各类词汇的不同组合而形成的药名在形式和结构上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普通词+生活型及经济性:在表示生活型的名词“mod”(木或树)、“ebes”(草)前加1~2个具有修饰作用的普通词汇而构成植物名。此类名称在蒙传统药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 xira mod(黄柏)、sumun mod(苏木)、durbelji ebes(益母草)等。还有被修饰的词是经济型的词,如 gashun nogo(苦菜)、xiher ebes(甘草)、malagan zala ebes(地锦草)等。

普通词+普通词:由蒙古语的普通词汇构成,前1个词修饰后1个词。构成此类药名时,有时名词后面加1个表示所有格的后置词“in”,“on”,“nu”。从词义上看,构成这类名称的复合词在蒙古语中除了指药外,词汇本身也有其他含义,如“temen sugul”是列当(Orobanches Herba)的民间蒙名,但词汇本身的意思是“骆驼-尾”,“eljige in qihin nabqi”是枇杷叶(Eriobotryae Folium)的蒙传统药名,但词汇本身的意思是“驴-耳朵”。

普通词+植物命名专用词汇:在蒙传统药命名专用词汇前加普通词汇来修饰,如“chagan zegergene”,“hara zegergene”其中,“zegergene”为药命名专用词汇,是麻黄(Ephedrae Herba)的蒙传统药名。

3.2 蒙传统药名的基本类型

根据 Gary J Martin 关于对植物和动物民族名称的分析

和类型综合方法^[5,6],把蒙古族传统药名可分为简单原始名(simple primary name)、复合原始名(complex primary name)和衍生名(secoandary name)3大类,复合原始名还可分为多元复合原始名(productive complex primary name)和非多元复合原始名(unproductive complex primary name)。

其中,简单原始名是由蒙古语单词构成的药名,也就是在蒙古语言中只用作蒙传统药名的专有名词;多元复合原始名(productive complex primary name)是由“普通词+生活型”构成蒙传统药名;非多元复合原始名(unproductive complex primary name)是由“普通词+普通词”构成的蒙传统药名;而衍生名是在相似名称的对照中建立的、具有显著的分类学含义的名称。如,蒙传统药名“zegergene”是泛麻黄属的植物,由此衍生出了“ebsen zegergene”(草麻黄)、“hara zegergene”(木贼麻黄)、“chagan zegergene”(中麻黄)3个衍生名,是在药材的性状对比中产生的等。

3.3 蒙古族传统药命名方法

通过对蒙古族传统药名的词义进行了分析,可以归纳出命名传统方法。由1个单词构成的简单原始名多为蒙古语死词根词,词义不明确。构成多元复合原始名和非多元复合原始名词义明确。由于构成衍生名是由普通词和简单原始名构成,其简单原始名部分的词义不明确。从整体上看,蒙古族主要根据药材性状特征来命名蒙传统药。

3.3.1 根据颜色命名 根据药材某些部位的颜色命名。命名时主要使用“chagan”(白色)、“har”(黑色)、“xira”(黄色)、“wulan”(红色)、“bor”(灰褐色)、“hug”(蓝色)等表示不同颜色的词汇来表达药材的颜色,如“chagan zanden”词义为“白檀香”;“oolan zandan”词义为“紫檀香”,是根据药材的颜色来命名的。

3.3.2 根据外部形态命名 根据药材某些显著的外部形态特征来命名。如“ogotalig ber qiqiq”词义为“囊距翠雀花”,是根据翠雀花的花外形像酷似囊状,为此而得名;“dabseng ebes”,词义为“膀胱草”,是根据苦马豆 *Sphaerophysa salsula* (Pall.) DC. 的果实膨胀、膜质等命名的;“haiqi ebes”词义为“剪子草”,是根据射干鸢尾 *Iris dichotoma* Pall. 的叶子的形状来命名的。

用动物某些特征来表达药材形态些特征去命名蒙传统药是蒙古族命名蒙传统药共性特征之一。如“moor in homus”词义为“猫爪”,是根据瓦松 *Orostachys fimbriatus* (Turcz.) Berger 的叶子的形状而命名的;“temeen huhu”词义为“骆驼的奶头”,是根据地梢瓜 *Cynanchum thesioides* (Freyn) K. Schum 果实的形状而命名的;“daagan suul”词义为“马驹尾巴”,是根据虎尾草 *Chloris virgata* Swartz 的花序的外形特征命名的。

3.3.3 根据生长习性、气味、用途命名 根据药材生长习性命名,如“xira orong”,词义为“缠绕者”,是根据菟丝子 *Cuscuta chinensis* Lam. 寄生缠绕生长的习性命名的。根据植物气



味命名,如“wnurt beriyangu”词义为“有味的草”,是根据香青兰 *Dracocephalum moldavicum* L. 的气味命名的。根据植物的味道来命名,如“xihir ebes”,词义为“甜草”,根据甘草 *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 根的甜味来命名的。根据植物的用途来命名,如“het ebes”词义为“火镰草”,是根据砂蓝刺头 *Echinops gmelinii* Turcz. 晒干的叶子可用来取火而命名的。

3.3.4 借用其他民族语言来命名 借用汉语和藏语词汇来命名植物。在借用汉语词汇来命名药材时,往往将汉语读音蒙语化,不严格按照汉语的四声。如,“chagan hujuu”为胡椒 *Piper nigrum* L. 的名称,“hujuu”这一词来自“胡椒”;“che gu lu cai”为平车前 *Plantago depressa* Willd. 的民间药名称,汉字“车轱辘菜”在当地蒙古族民间的发音。“xihir digda”为花锚 *Halenia corniculata* (L.) Cornaz. 的民间药名称,其中的“digda”为藏语词汇。从这类名称上可以看出蒙古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现象。根据上述分析和观点,可以建立蒙传统药的分类和命名系统。

总之,随着蒙传统药研究事业的不断发展,经过进一步

的深入挖掘、整理、继承和提高,蒙传统药知识系统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必将有更多的民间药被充分认可和肯定疗效而收载入药典和药材标准。本文对蒙传统药的分类与命名方案,可作为一种学术观点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和实践检验。

[参考文献]

- [1] 曾育麟. 迎接民族药开发利用的春天[J].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1997,(24):1.
- [2] Cotton C M. Ethnobotany: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M].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96,21:36
- [3] Seymour S C. Macmillan dictionary of anthropology[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86:186.
- [4] 裴盛基. 传统医药现代化与民族医药的传承[J].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2000,(42):.
- [5] Martin G J. Ethnobotany: a methods manual[M].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995:201.
- [6] 盖利马丁. 民族植物学手册[M]. 裴盛基,贺善安编译.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1998:226.

Preliminary study on classification and nomenclative system of Mongolian traditional medicine

Burie

(College of Mongolian Medicine and Pharmacology,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Tongliao 028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 knowledge and knowledge systems and their internal relations which consist of the main theoretical basis of traditional Mongolian medicine, classification and nomenclature system of the traditional Mongolian medicine were proposed.

[Key words] ethnomedicine; classification; nomenclature

doi:10.4268/cjcm20111129

[责任编辑 吕冬梅]